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Jian* in Chinese

Kin Wing Chan^{1,2}

¹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²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Email: kevinchan@cuhk.edu.hk

Received: Dec. 30th, 2013; revised: Jan. 28th, 2014; accepted: Feb. 9th, 2014

Copyright © 2014 Kin Wing Chan.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In accordance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all Copyrights © 2014 are reserved for Hans and the owner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Kin Wing Chan. All Copyright © 2014 are guarded by law and by Hans as a guardian.

Abstract: Croft (1990) argues that desemanticization, in which a linguistic element loses its lexical meaning, is an associate phenomen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For example, the expression “be going to” in English was once having a concrete lexical meaning (that somebody is travelling to somewhere). After undergoing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t lost the lexical meaning “to go” and acquired a grammatical meaning (*i.e.*: a future-tense marker). However, the argument of “losses of meaning” is quite vague. How can we observe the changes of meaning? How can we describe the changes of meaning in an objective manner? This article, through study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Jian* in Chinese, intends to apply “semantic analysis” to observe how the meanings of a linguistic forms change. There are four arguments proposed by this article: 1) *Jian* was grammaticalized into a passive marker in pre-Qin; 2) *Jian* was grammaticalized into a resultative complement in Tang; 3) *Jian* is undergoing the third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and acquiring the function of a subordinative conjunction; 4) Through studying the thre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s of *Jian*, we argue that “semantic analysis”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grammaticalization.

Keywords: “*Jian*”; Chinese; Grammaticalization; Semantic Change; Semantic Analysis

论汉语“见”的语法化现象

陈健荣^{1,2}

¹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

²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

Email: kevinchan@cuhk.edu.hk

收稿日期: 2013年12月30日; 修回日期: 2014年1月28日; 录用日期: 2014年2月9日

摘要: Croft(1990)^[1]指出语法化中伴随着一种“去语义化”(desemanticization)现象, 即某一语言形式在进行语法化的同时, 其语义会虚化甚至消失(loss of meaning)。例如英语的“be going to”¹原本是具有实在的语义(即“某人正在去某地”), 但进行语法化后语义变虚, 已不再表达动作“去”, 取而代之的是语法意义, 在句子中作为将来式标记。然而, 光谈“语义虚化”, 未免略嫌空泛。如何观察语义的演变? 又如何可以客观地描述呢? 本文以汉语“见”的三个语法化路径为例, 采用“语义分析法”以观察一个语言形式的语义是如何演变和“虚化”。本文提出四项论点: 1) “见”在先秦时期进行语法化而演变成被动标记; 2) “见”亦于唐初时期透过第二次语法化而成为结果补语; 3) 现代汉语中“见”开始进行第三次语法化: 由动词虚化成连接从属关系的连词(subordinative conjunction); 4) 以“见”的三次语法化为例, 论述“语义分析法”如何有助于我们对语法化过程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¹有关英语“be going to”语法化过程的详细描述, 可参考 Bybee(2002: 154)^[2]。

关键词: 见; 汉语; 语法化; 语义演变; 语义分析法

1. 标记被动的助动词

甲骨文的“见”，乃“人形之上一只大眼……象一个人张眼凝神而视”²。《说文解字》^[3]中“见”的解释为：“见，视也”。其后又引申为“拜见、会面”³。参考以下句子：⁴

- (1) 戊戌卜，其阴抑，翌后不见云 《合集 20988》
- (2) 庚辰卜，见虘 《合集 22436》
- (3) 行其庭，不见其人 《易经·艮卦》
- (4)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诗·王风·采葛》
- (5) 曹刿请见 《左传·庄公十年》

(1)~(3)中“见”表“看见”，(5)表“会面”义，(4)解作“看见”、“会面”均可⁵。吕叔湘(1984)^[6]、姚振武(1988^[7]、1999^[8])、刘瑞明(1994)^[9]和徐志林(2007)对先秦时期的“见”进行语义分析，视这两种语义为本义，并推论其它“见”的义项皆由“看见”引申而来。先秦时期的“见”亦表“遭受”义，徐氏认为“见”便是由“遭受”义进一步虚化成标记被动的助动词。参考以下句子：⁶

- (6) 韩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峭塞之患 《韩非子·存韩》
- (7) 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国燕也矣 《战国策·燕策》
- (8) 盆成括见杀 《孟子·尽心下》
- (9) 桓公……卒见弑于其臣 《韩非子·十过》

(6)，(7)中后置于“见”的宾语“峭塞之患”和“覆军杀将之忧”并非可视之物，故此这里的“见”与(1)~(4)的“见”不同，释为“遭遇”比“看见”更为合理。由于表“遭遇”义的“见”中，主语并非主动感知这些“忧、患”之事，故此徐氏认为视“遭遇”义为“见”虚化成被动标记的来源。至此，(1)~(6)的“见”在主语和宾语之间，属句子的中心动词，故此

²参考谢光辉《汉语字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2000年^[4]。

³本文只讨论语法化的过程，由于表“看见”和“会面”义的“见”同属动词，故不另赘述。

⁴例句(1)，(2)引自徐志林(2007)^[5]。

⁵《王力古汉语字典》^[10]释为“看见”，《汉语大字典》^[11]则释为“见面、会见”。

⁶例句(6)~(9)引自徐志林(2007)。

“见”的句法功能尚未改变，也就是说语法化尚未开始。句(8)，(9)中前置于“见”的主语(盆成括、桓公)为受事者，后置的“杀、弑”则为中心谓语，这里的“见”便是标记被动格的助动词。可见先秦时期，“见”已进行了一次语法化过程：由中心动词变成助动词。

2. 结果补语

2.1. 观察

到了唐初，“见”进行了另一次的语法化过程：从谓语虚化成结果补语。参考下列句子：

- (10)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唐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 (11)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唐 王昌龄《采莲曲二首》)
- (12)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唐 刘长卿《别严士元》)
- (13) 九峰相似堪疑处，望见苍梧不见人 (唐 唐彦谦《湘妃庙》)
- (14) 此去临溪不是遥，楼中望见赤城标 (唐 顾况《临海所居三首》)
- (15) 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 (宋 黄庭坚《望江东》)
- (16) 脚上那一种，做一头睡，自然闻不见 (清 李渔《奈何天·惊丑》)
- (17) 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 (清 曹雪芹《红楼梦》)

以上皆为[V+(不)+见]的句式，“见”所表达的是动作的结果。唐宋时期，结果补语的“见”只能修饰与视觉行动有关的谓语(看、望)，到了清代“见”已经不限制于视觉行动，可以修饰听觉行动甚至非感知行动的谓语。现代汉语中更出现[V+得+见]的句式，同样不限制于视觉行动：

- (18) 《看不见与看得见的台北》(苏硕斌 2005 年著)
- (19) 让群众有看得见的信心 (解放日报, 2009 年 1 月 24 日)

(20) 让你听得见关节生病的声音 (台大医院网站, 2008年6月10日)

(21) 政府会议要看得见也要听得懂 (羊城晚报, 2008年12月23日)

2.2. 来源分析

王力(2000)指出,“见”“本表视觉的结果”。罗书肆(1984)^[12]比较古汉语的“见”和“视”,亦指前者是一种感知的状态,是“视”的结果。而“视”则是用眼睛去看的动作。我们从先秦到唐宋时期的语料中亦发现否定式“不见”专指视觉行动的失败,而其它与视觉相关的动词否定式如“不视”则指视觉行动没有进行。比较下列句子:

(22) 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 (《史记·周本纪第四》)

(23) 四岁知名姓,眼不视梨栗 (唐李商隐《骄儿诗》)

(24)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 (《道德经·第十四章》)

(25)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22)指太任怀周文王时,不会看不好的事物;(23)指骄儿与一般小孩不同,不会热心于食物。两句的主语并没有进行视觉行动;(24)指对象不能透过视觉行动所感知;(25)指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亦不可能找到

一名可以与当前境象相配的事物。两句并没有交代视觉行动有否进行,只交代行动会否成功⁷。我们认为,“见”的本义与视觉行动的结果关系密切,故此相对其他视觉类动词(看、望、视等)更容易语法化成为结果补语。除了在词义方面的象似性外,“不见”的出现频率也是另一个诱发语法化的动因。Bybee(2002:154)指出,语言单位的使用频率增加既是语法化的产物,亦可促成语法化⁸。从先秦文献到唐宋诗词,根据本文调查:“不见”的出现频率远高于“不视、不看、不望”⁹,罗书肆(1984)就《论语》及《孟子》进行统计,亦发现“见”的使用频率(181次)高于“视”(35次)。基于语义上的象似性及出现频率的增加,我们可以确定,动词“见”具备语法化而成为结果补语的条件,有可能是在唐初时期开始进行。

3. 连接从属分句的“见”

3.1. 观察

陈健荣(2010)^[13]于现代汉语及汉语方言中提出“见”正在进行第三次语法化过程,动词“见”失去“看见”义并获得一种新的语法功能:连接两个具从属关系的分句。例如“李四没有吃饭”。可以独立成句。倘若改为“张三见李四没有吃饭”我们会觉得说话人的话没有说完,应该还有后续句,例如:“张三见李四没有吃饭,就借了他十块”。前后两个短语必然是因果关系,所以句子可以改成“因为李四没有吃

Table 1. Examples of the use of Jian as a verb/conjunction

表 1. “见”作动词/连词的例子

类别	句例
S + 见(动词) + NP	我/张三 见老师。
S1 + 见(连词) + S2 + VP [+客观观察][+视觉行动]	我/张三 见李四没有吃饭,就借了他十块。 我/张三 见五楼人多,就改去四楼了。
S1 + 见(连词) + S2 + VP [+客观观察][-视觉行动]	我/张三 见今天是星期日,就睡到十一点多才起床。 我/张三 见喝牛奶不安全,就改喝茶了。
S1 + 见(连词) + S2 + VP [-客观观察][+视觉行动]	我/张三 见李四没精打采的,心也酸了。 我/张三 见棒球棍不够粗壮,立即换了一批新的。
S1 + 见(连词) + S2 + VP [-客观观察][-视觉行动]	我/张三 见这盘菜馊了,就把它扔了。 我/张三 见这个游戏不好玩,就提前回家了。

⁷注意(22),(24)涉及视觉行动,但(23),(25)的“视、见”出现词义上的改变(指“重视、发现”),然而这并不影响本文的论点,故不作讨论。

⁸原文为:“Frequency is not just a result of grammaticalization, it is also a primary contributor to the process, an active force in instigating the changes that occur in grammaticalization”。

⁹例如唐诗三百首中“不见”出现了25次,“不视”则没有出现。

饭,张三就借了他十块”。虽然现代汉语语法书都不把“见”视为连词,然而从日常对话中却找到不少句例:表1¹⁰。

3.2. 语法分析

从语义的角度,[S+见+NP]的句式“见”表“会见”义:[S1+见+S2+VP]的句式“见”亦可以理解为动词,表“感知”义,指第一主语S1感知到[S2+VP]的事件。比较前者的NP和后者的[S2+VP],[S2+VP]无需涉及视觉行动,可以是主观或客观的事实,NP则必需限制为人物,因为只有“人”才可以被“会见”。从句法上,[S+见+NP]可以独立成句,无需添加后续句子:[S1+见+S2+VP]的句式不能独立成句,必须在后面加上另一个与[S2+VP]有从属关系的子句。但是,移除S1和“见”后,[S2+VP]却可独立成句,可见“见”标记着从属关系的出现。见表2。

这类句子可以理解为S1感知到[S2+VP]的事件,也就是说“见”属于动词。然而,这里的“见”却不具有一般的动词性质:不可加上否定副词(不/没),也不可加上动词词尾(“了/着/过”等):

(26) *我/张三(不/没)见五楼人多, ……

(27) *我/张三见(了/着/过)五楼人多, ……

故此,从句法上亦可推论“见”并非典型的动词。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见”正在从动词向连词演变。与“见”紧邻的句子(我见李四没精打采的)与在后的短语(心也酸了)在语义上有推导关系。

陈健荣(2010)观察到“见”作从属连词时只能配合两种后续句:1)说话人的实际反应、2)说话人的心理反应。两者皆反映了说话人对前句的刺激而作出的反应。由于“见”字句表达主语的对事件的感觉后,听话人会预期说话人进一步提供对事件感觉后的反应。故此,根据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经过语法化后“见”成为语段的结构成分,具有连接“感觉”和“反应”两个分句的作用。

4. 语义分析法

4.1. 操作

确认了“见”的三次语法化后,我们可利用语义分析法来了解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见”的语义如何演变。语义分析法将一个语言形式所表达的语义特征尽可能详细地列出,例如汉语中“男”字可分析为[+人类][+男性][+有生]等。我们认为,既然“去语义化”是语法化的伴随现象,那么一个语言形式在进行语法化以前和进行语法化之后的语义特征会有所不同:原本带有正号“+”的语义特征将改为负号“-”。例如英词表达式 be going to 原指主语进行“行走”to go 的动作,故此主语受[+有生命]的语义条件所限制。但 be going to 虚化成将来式标记后,主语便不受[+有生命]的限制。故此“The school is going to be crashed”。亦为合法句。也就是说,语义特征[+有生命]变成[-有生命]。

我们就“见”各种语法功能进行“语义分析法”,结果如表3。

Table 2. The syntactic restriction on *Jian* as a conjunction
表2. 连词“见”的句法限制

类别	原句	移除后续句	移除S1和“见”
S1+见+S2+VP [+客观观察][+视觉行动]	我/张三 见李四没有吃饭, ……	*我/张三 见李四没有吃饭	李四没有吃饭。
	我/张三 见五楼人多, ……	*我/张三 见五楼人多	五楼人多。
S1+见+S2+VP [+客观观察][-视觉行动]	我/张三 见今天是星期日, ……	*我/张三 见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张三 见喝牛奶不安全, ……	*我/张三 见喝牛奶不安全	喝牛奶不安全。
S1+见+S2+VP [-客观观察][+视觉行动]	我/张三 见李四没精打采的, ……	*我/张三 见李四没精打采的	李四没精打采的
	我/张三 见棒球棍不够粗壮, ……	*我/张三 见棒球棍不够粗壮	棒球棍不够粗壮。
S1+见+S2+VP [-客观观察][-视觉行动]	我/张三 见这盘菜馊了, ……	*我/张三 见这盘菜馊了	这盘菜馊了。
	我/张三 见这个游戏不好玩, ……	*我/张三 见这个游戏不好玩	这个游戏不好玩。

¹⁰ 现代汉语的“看、见”两字均可连接从属关系的子句,然而部分受访者认为“见”文读感较强,口语中用“看”会较为通顺。为行文方便,本文引用的句例仍然使用“见”字句。

Table 3.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Jian
表 3. “见”的语义分析

	视觉	外在刺激	主动	行为结果
“看见”义动词	+	+	+	+
被动标记	-	+	-	+
结果补语	-	-	+	+
从属连词	-	+	+	+

[视觉]指行为涉及视觉动作(例如动词“看”是[+视觉]、动词“听”是[-视觉]); [外在刺激]指行为对主语带来影响, 主语是影响的遭受者(例如动词“听”是[+外在刺激]、动词“打”是[-外在刺激]); [主动]指行为是由主语主动发出的(例如动词“打”是[+主动]、助动词“被”是[-主动]); [行为结果]指动作进行后的结果必须在句子内交代(例如动词“死”是[+行为结果]、动词“打”是[-行为结果])。

动词“见”表“看见”义, 必须涉及视觉动作, 动作是由主语主动发出, 而主语因为进行“见”的动作而遭受外在刺激, 本文 2.2 章亦已提及“见”蕴含视觉行为的结果。被动标记“见”并不涉及视觉动作(参考(6):“秦必复见崤塞之患”), 主语并非动作发出者, 但肯定会遭受到一定程度的外在刺激, 动作的本身就是行为的结果, 故此亦必然会在句子中出现。结果补语“见”重视的是行为的结果(准确而言的动作得到成功进行), 而动作不一定跟视觉有关。从属连词“见”在语义上与动词“见”相若, 但涉及的不一定是视觉行为。

4.2. 语义分析法的优点

根据对“见”进行的语义分析法, 我们可以客观地描写出一个语言形式如何在语法化过程中“虚化”: 所谓语义虚化, 就是语义特征的减少。根据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 在语法化过程中语义只会越变越虚, 也就是说, 语义特征会越来越来少。这一点有助我们重构(reconstruct)语法化的路径。“见”于先秦时期产生出被动标记的功能, 于唐初时期产生结果补语功能, 到了现代又开始演变成一个从属连词, 片面地就历时材料而论, 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见”的语法化路径是: [动词 > 被动标记 > 结果补语 > 从属连词],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语义分析法中我们观察到被动标记“见”的语义特征为[+外在刺激][-主动], 但结果补语的“见”

则是[-外在刺激][+主动], 如果说被动标记演变成结果补语, 可以理解[外在刺激]一项由正变负, 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主动]一项由负变正。同理, 从属连词“见”在语义特征[外在刺激]和[主动]皆为正值, 故此被动标记和结果补语的“见”演变成从属连词的可能性不大。最合理的语法化路径, 就是被动标记、结果补语和从属连词皆由动词“见”直接语法化而产生, 是一种“多向语法化”(polygrammaticalization)的现象。

语义分析法的另一种功能就是准确描述语言形式的虚化程度。传统语言学理论将词划分成若干类别, 并且对各词类的虚化程度有相对固定的印象, 例如介词较动词虚、连词较介词虚等等。但语言现实并非如此简单, 故此经常有类属模糊不明的情况。语义分析法则可解决这一问题。以从属连词“见”为例: 单就词类而论, 连词应该相对助动词和补语为虚。单就词类而言, 很容易便会误以为现代汉语中“见”的从属连词功能是从(中)古汉语助动词和补语的功能演变而来。但是, 透过语义分析法我们可以看到从属连词的“见”在语义特征上较助动词和补语的“见”实在: 就四个语义特征而言, 从属连词的“见”有三正一负, 而助动词和补语的“见”则只有两正两负。当然, 光凭比较正负值的数目并不可靠, 但在[外在刺激]和[主动]两项中, 从属连词的“见”皆得正值, 而补语和助动词的“见”则分别得负值。显然, 助动词/补语 > 从属连词一说难以成立。这一观点与陈健荣(2010)提出的相若: 就[动词 > 从属连词]而言, 汉语中“见”的虚化程度比粤语的“见”和英语的 seeing that 为低。本文利用语义分析法, 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数据以引证这一点。

5. 总结

总结“见”从先秦时期到现代的三个语法化路径如图 1¹¹。

“见”的基本义项是“看见”, 属动词。在先秦时期通过词义引申而出现“遭遇”义, 再进行语法化而成为标记被动格的助动词, 这一观点徐志林等学者早已确认。大约于唐初时期“见”进行第二次的语法化而成为结果补语。到了现代, “见”开始进行第三次语法化, 从动词向从属连词的方向发展。本文对动

¹¹这三个语法化具体的出现时期尚待进一步调查, 故此在图中没有列出相关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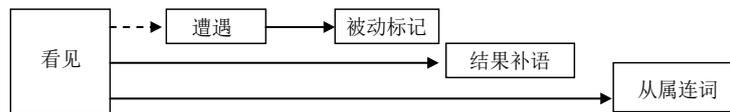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Jian
图 1. “见”的语法化路径

词、被动标记、结果补语和从属连词的“见”进行语义分析，以论证“语义分析法”有助于我们描述语义的虚化程度，从而对各语法功能进行客观比较，并增加重构语法化路径的准确性。

然而，“语义分析法”在操作上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处理。例如：语义特征要仔细分析，但仔细到什么程度才是理想？分析不足，我们便无法完全区分各功能的相异之处；分析过多，操作上会显得过于累赘。同时，语义特征的名相亦不一致：例如本文所用的[外在刺激]，有些学者可能会用[遭受]、[感受]等名目取代。名相不一，缺乏统一标准，研究人员便难以互相参考，进行比较。这些问题如果得到解决，相信“语义分析法”能对语法化的研究提供更明显的帮助。

致谢

笔者于撰写本文初稿时获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敏和姚玉敏(香港科技大学)及《现代语言学》期刊匿名审稿人提供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Croft, W. (1990)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2] Bybee, J. (2002) *Cognitive processe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Tomasello, M.,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 II*,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New Jersey, 145-167.
- [3] 梁东汉, 主编 (2006) *新编说文解字*.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
- [4] 谢光辉 (2000) *汉语字源字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 [5] 徐志林 (2007) 助动词「见」的语法化过程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语文研究*, 1, 75-81.
- [6] 吕叔湘 (1984) *汉语语法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北京.
- [7] 姚振武 (1988) 古汉语「见 V」结构再研究. *中国语文*, 2, 134-142.
- [8] 姚振武 (1999) 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 *中国语文*, 1, 43-53.
- [9] 刘瑞明 (1994) 从泛义动词讨论「见」字不表示被动一兼及被动句有关问题.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16-23.
- [10] 王力, 主编 (2000) *王力古汉语字典*. 中华书局, 北京.
- [11]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1992) *汉语大字典*. 湖北辞书出版社, 武汉.
- [12] 罗书肆 (1984) 略论“视”与“见”、“听”与“闻”及“嗅”与“闻”本义上的区别.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44-52.
- [13] 陈健荣 (2010) 论「见」在香港粤语中的词汇引申及语法化. In: 钱志安, 等, 主编, *第十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 319-337.